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

七

文公經濟文衡總目



後集



三皇五帝 伏羲

黃帝

堯

舜

堯舜禹湯

三代

禹

湯

文王

武王

文武

五霸

春秋

戰國

秦

漢祖唐宗

漢文帝

漢景帝

東漢

漢光武

蜀先主

晉元帝

東西魏

唐中宗

唐憲宗

唐文宗

二帝臣

殷臣

周臣

春秋臣

戰國臣

西漢臣

三國臣

東晉臣

五代臣

孔子

孔門高第

孔孟

孟子

諸子

儒釋

老釋

揚墨

聖宋諸臣

濂溪二程

程門高弟

中興諸臣

六經

易

書

詩

禮記

周禮

春秋

儀禮

孝經

四書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史說

通鑑綱目

文集

詩詞

正朔

正統

三統

年號

地理

潮汐

井田

貢助徹

阡陌

總目

後集

類編標註文公朱先生經濟文衡目錄



○卷之一

三皇五帝三王類

論三皇五帝三代之號

論民生初便有禮義之實

伏羲類

論伏羲畫卦之義

再論伏羲畫卦之義

黃帝類

論黃帝方術之書

○卷之二

堯類

論欽是堯典第一義

論堯克明俊德之義

舜類

辨蘇子舜紀所論二事

論大舜親愛之義

論舜德盛才高

論舜察言用中之義

○卷之三

堯舜禹湯文武類

論堯舜禹相傳之旨

論堯湯水旱之變

論舜湯武性反之義

三代類

論三代古今因革之道

禹類

論夏禹與子之義

湯類

論成湯盤銘之義

○卷之四

文王類

論文王聖德日新之効

論文王敬止之義

論文王望道未見之義

武王類

論武王封康叔之辭

文武類

論文武事商伐商之義

再論文武事商伐商之義

再論文武事商伐商之義

○卷之五

五霸類

論五霸假仁之說

再論五霸假仁之說

論霸者刑政德禮之事

春秋類

論衛蒯聩父子之義

論楚越兵相破之由

戰國類

論孟子答代燕之言

秦類

論六國當強自治之策

○卷之六

漢高祖唐太宗類

論漢祖唐宗只是順台於道

再論古今漢唐之異

論漢祖唐宗之起不同

漢文帝類

論文帝除田租之令

漢景帝類

論文帝教景帝術數之失

○卷之七

東漢類

論東漢黨錮之禍

漢光武類

論光武不當為成哀立廟

論光武激厲士夫以廉恥

蜀先主類

論先主不知權

晉元帝類

論晉元帝無意中原

東西魏類

論東西魏之分

唐中宗類

論武后中宗難處之義

論五王立中宗

唐憲宗類

論憲宗平淮蔡之功

唐文宗類

論文宗維州牛李之爭

○卷之八

二帝臣類

論臯陶士師之職

殷臣類

論伊尹樂堯舜之道

論傳說說命之文

論孟子商有二心之言

周臣類

論泰伯三讓之義

論泰伯雖變而不失正

論泰伯即夷齊之心

論伯夷叔齊之心

論夷齊天倫父命之別

并論夷齊天倫父命之別

論夷齊讓國諫伐一事

論周公東征之義

論周公告召公之意

○卷之九

春秋臣類

論夫子稱管仲之功

再論夫子稱管仲之功

論管仲小哉之器

戰國臣類

論樂毅伐齊之師

論藺相如完璧制秦之勇

西漢臣類

論張子房諸葛孔明人品

論張良全是術數

三國臣類

論孔明招徠降附之略

論孔明善及子孫之報

論武侯知義利大分

論武侯與管仲之心不同

東晉臣類

論王導謝安清虛

五代臣類

論馮道鄉原之賊

○卷之十

孔子類

論孔子夷惠之清和

論仲尼焉學之義

論聖門成人之說

論孔門教人之序

論聖門精義之學

論聖人道跡渾全之義

論聖門入道之功

孔門高第類

論曾點言志之義

再論曾點言志之義

論曾點詠歸意思

論曾點漆雕開不相上下

論顏子造道之妙

論曾子易簣之義

論曾點漆雕開子路異同

論顏子學力之得處

論顏子不改其樂

論顏子得似夫子否

論子路結纆之義

論子思喫緊為人處

○卷之十一

孔孟類

論孔孟相傳之道

論孔孟言仁之功

論孔孟所處之異

孟子類

論孟子辭齊王之召

論孟子言去就之義

論孟子絕陳仲子之意

辨李氏論孟子不能尊周

再辨孟子不尊周之說

辨李氏謂孟子以權誘諸侯

論孟子闢異端之功

論孟子才高無據

○卷之十二

諸子類

論老子不啻之道

論老子不似鄉原

論老子孟子之體用

觀列子偶書

論莊老學術之偏

論莊子言善惡之非

論荀揚立說之篇

論漢儒訓詁之孝

論揚子事秦之罪

論揚雄韓愈文中子優劣

論仲舒子雲仲淹退之優劣

論文中子好名欲迷之心

○卷之十三

儒釋類

論釋氏異端之非

論釋氏不見心與法之失

論釋氏與聖學不同

論儒釋正邪之異

論儒釋似是而非

論儒釋所見之異

論性命之理只在日用

老釋類

論老釋體用之異

楊墨類

論墨氏兼愛之病

論異端害正之弊

論楊墨皆是邪說

○卷之十四

聖宋諸臣類

論韓富王韓拜相先後

論韓魏公勇於立事

論呂汲公溺佛老之學

論范忠宣救蔡確之失

論荆公所學之偏

論荆公新法之失

論荆公得君之故

論荆公欲富國強兵之意

論荆公東坡之學

論王蘇歐馬之學

再論兩蘇王氏之學

再論蘇氏學術之失

論蘇氏與吾道不合

論東坡議論之實

論湖學之盛甲東南

再答湖學本末之說

○卷之十五

濂溪一程類

論濂溪默契道體之妙

論濂溪程張之學

論周程邵氏之學

論明道是不違仁影子

論二程所處不同

論二程言性不同

論程子格物之說

論程子得聖人之心

淵明錄說

論編次程子遺書

程門高第類

論謝揚孝力天資之異

論劉李游揚孝力所到

論上蔡孝詩之說

非荅別紙

譙天授未得為伊川門人

論侯師正諫略之失

范公不為程門弟子之說

○卷之十六

中興諸臣類

論張趙相與始末

論張趙優劣之異

論元城了翁之剛

論胡文定春秋

論胡致堂人物之偉

論東萊博雜劇用功

論陸氏孝術之偏

論象山授山之孝

論近世詭經誣聖之非

○卷之十七

六經類

論先儒經解之遺

論秦漢諸儒解釋文義

論漢儒最善說經

論六經不可求奇

易類

論聖人作易本意

論卦爻本為卜筮而作

論孝者看易之法

論乾大有二卦

論乾卦四德之義

元亨利貞說

論聖人畫卦次第

論大易奇切之說

論大易寂感之說

論易卦當暮之義

論作卦次序之義

論易兼指動靜之義

論易流行變動之體

記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說

○卷之十八

書類

論禹貢九江之說

考定武成次序

論古今書文之疑

論堯典述事之旨

論漢儒洪範五行傳

論尚書贖刑之說

詩類

論詩序雅鄭之說

論樂為詩而作之義

論詩人頌君之義

論先儒說詩之義

論風雅升降之義

論柏舟詩解之疑

○卷之十九

禮記類

禮記序說

樂記動靜欲說

論禮運五帝三代之說

論周禮三德之說

論周禮冢官之職

春秋類

論春秋正朔事

論伊川春秋之傳

論小國自貶其爵之義

論春秋先後之序

論春秋講貫之旨

儀禮類

論刊弟子職女誡傳

論修正儀禮之書

論儀禮附記之義

孝經類

論孝經疑誤之多

○卷之二十

四書類

論四書學問根本

論四書先後之序

大學類

論大學教人之法

中庸類

中庸首章說

論中庸首章之指

論天命謂性之說

論脩道謂教之說

論道不可離之說

論不睹不聞之說

論君子謹獨之義

論喜怒哀未發已發之義

論中庸中和之義

論致中和天地位之義

論哀公問政及費隱二說

○卷之二十一

論語類

論語課會說

癸巳論語說

○卷之二十二

孟子說

論孔子集大成之說

論形色天性聖神之說

論性善之說

論夜氣不足以存之說

論盡心知性知天之說

論養心養性之說

論妖壽不貳之說

論告子不得於言之說

論告子不得於心之說

論可欲之謂善之說

論北宮黝孟施舍之勇

論孟子窮理集義之孝

論盡心說

論綱領諸說之要

○卷之二十三

史說類

論近世讀史之失

論史記漢史通鑑之疑

論史記數事不足信

通鑑綱目類

論綱目書法之例

論綱目書揚雄荀彧之法

文集類

論文字疑誤當正

論程集中所言三事

論文詞去取之義

論作文之法

論文詞要達意

論文字當自學問中出

詩詞類

論詩詞非切已事

論古今詩有三等

論詩體平淡之義

○卷之二十四

正朔類

論春秋書正之義

論三代正朔之義

正統類

論正統無統之說

三統類

論三統五行五運之說

論三正即十二會之說

論邵子經世之說

年號類

論古今年有無之異

論擬年號之義

地理類

九江彭蠡辨

論周公定豫州之中

論古今地理廣狹之異

潮汐類

論潮汐進退之義

○卷之二十五

井田類

井田類說

論井田車賦之制

論田賦出粟之義

論鄉遂出兵之數

論市廛不征之制

貢助徹類

論三代貢助徹之異

阡陌類

論秦人阡陌之制

類編標註文公朱先生經濟文衡目錄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

○三皇五帝三王類

論三皇五帝三代之號

文集尚書說

此段係依孔安國序書之說

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即太皞也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
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號有熊氏以上謂之三皇少昊金天氏已姓黃帝之子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黃帝之曾孫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帝嚳之子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已上謂之五帝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以木德王已上謂之三代

又據語錄陳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為是曰無理會處當且依安國之說五峯以為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無高辛顓頊之號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且如歐陽公論秦誓篇文王未嘗稱王固是好但尚書中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不知當自甚年算起且如武王初伐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未知如何便稱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緣未即位之前便書為王耶
論民生初便有禮義之實

文集古史餘論

此段謂蘇子之言未知道體

夫民生之初固未始有禮義之文也然自其相生養而有父



子則知有相愛之恩矣。自其相保聚而有君臣，則知有相敬之義矣。是則禮義之實，豈可謂之無哉？今日民生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一也。又孔子言：君臣言

禮亦非是。今以此等處多皆不暇辨也。夫人惟其本有禮義之心，也是以凡所作為有所準則，而知其安與不安，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今日无禮義矣，則觸情而行，從欲而動，乃其當然無所不可，而又謂其戚然有所不寧，而後反求諸心以得所安，則未知其何所準則而知之也。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二也。且人心固有禮義之實矣，然非有聖人全體此心以當君師之寄，因其有是實者而品節之，則禮義之文亦何自而能立其品節之也。雖非強之以其所不欲，然亦非苟徇其私意之所便也。今味蘇子之言，乃若以為天下之人自能為禮而无待於聖人，又以為人之為禮但求以即其所安而不論其所安之準則，則其末流之弊將反有至於裸裎路肆而後已者，此又其不察事理之言也。

論伏羲畫卦之義

周易啓蒙

此段謂包犧畫卦非獨以河圖而作。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傳又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燦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大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太極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

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千白千億之無窮雖其見於筆畫者皆有先後而出於心為然其已成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察毫髮而慮作為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為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待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蒼黃而後得其誤益以其矣

再論伏羲畫卦之義

答郭冲敏

此段謂易有太極而下四句是孔子發明伏羲畫卦形體次第最為急切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某切謂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為急切古今

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而愈小愈細而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偶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含六二含七三含八四含九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為陽而一為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

九

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乾生一陰則為二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離生一陰則為二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巽生一陰則為二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艮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為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有一陰一陽則為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九六為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為四象疑或有未安也河圖洛書其切以大傳之文詳之河

河圖洛書皆聖人所取

○黃帝類

論黃帝方術之書

文集古史餘篇

此段謂蘇子之言為非

黃帝紀云其師岐伯明於方術之言醫者宗焉然黃帝之書戰國之間猶存其言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為宗其設於出者與時俯仰皆其見於外者也予謂此言尤害於理竊意黃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其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知天下之事無

聖人

非其出入是

所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疾
引年之術以至其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莫不洞然於
曾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因自託焉以信其說
於後世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
子之所引與夫素問握奇之屬蓋必有粗得其遺言之彷彿
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
恐不但若此而已也今蘇子乃獨指其與老子相出入者為
黃帝之本真而其前所叙載制作征誅開物成務之大法下
至醫方灸刺之屬皆以為設於世見於外而與時俯仰者則
是聖人之內外心跡判然兩途而其文章事業之見於世者
皆不出於其中心之實然矣而可乎哉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一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



○堯類

論欽是堯典第一義

文集尚書說

此段歷述堯典篇首數句之旨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冂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曰粵越通曰若者發語辭古人文字中多用之周書所謂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孟子言放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聰明也敬為體而明為用也文文章也思

聖人德性之美自然

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之貌今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其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之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乃讀者滋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忍哉

又據語錄荅葉賀孫云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文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

聖人
本於
動

帝典
專言
成德
之事

字如今看聖人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者道理不盡口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論堯克明俊德之義

大學或問

此段謂帝典專言成德之事

曰克明俊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畧有序云

○舜類

辨蘇子舜紀所論三事

文集古史餘論

此段歷論蘇子之言為非

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叟殺舜蓋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然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叟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取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妄

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被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逆而彊取之乃為逆偃然當之而被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不能無感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伯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揚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論大舜親愛之義

谷何叔京

此段謂兄弟之愛豈有終忘之理

象憂喜亦憂喜此義集解之說初若不明及細玩之則詞不逮意之罪也今畧改定云舜喜象之來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舜之心見其憂則亦憂見其喜則亦喜今見其喜而來故亦為之喜蓋雖明知彼之將殺已而自我觀之則吾弟耳兄弟之愛終豈能忘也哉或曰云云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微很闖闕於其間而

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
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
先生所謂云云正謂此耳

論舜德盛才高

語錄

此段謂聖人作處自別

問舜不惟德盛且又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觀四岳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四罪而天下服一
齊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別故書稱乃言底
可績

論舜察言用中之義

中庸章句釋

此段專美舜有不自用之智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述言者淺近
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
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
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
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
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
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又據荅南軒云述言淺深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
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体無精粗差別
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
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
好察述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
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

經濟文衡後集二卷終

聖人自別

述言無遺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



○堯舜禹湯文武類

論堯舜禹相傳之旨

荅陳同父

此段專謂聖人教人必欲盡去人欲而全天理

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總鑿部意所同未
 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以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
 人則有是心此先生之說也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
 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
 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
 妙則惟其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人必欲其盡去人
 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
 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
 有生而梏於形体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
 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
 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
 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
 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
 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
 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
 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
 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
 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

聖

聖

聖

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守焉以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歿而世不復知有此孝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

論堯湯水旱之變

荅胡季隨

此段因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正直

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到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抑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

論舜湯武性反之義

荅劉季章

此段謂舜與武王不待論湯武至與未至恐須有別問未盡善也注云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其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然其至焉則一而已使武王於反之之後猶有未盡查滓至於感格發露著于樂聲則其所反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曰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

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有別此等與雖非後季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言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

○三代類

論三代古今因革之道

文集古史餘篇

此謂聖人能察因革之理是以傳之無弊若夫古今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當然非人力之可為者也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襲而不得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然亦唯聖人為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綱人紀得以傳之百世而無弊不然則亦將因其既極而橫潰四出要以趁其勢之所便而其所以變之善惡則有不可知者矣若周之衰文極而弊此當變之時也而聖王不作莫有能變周因夏救僂以忠如孔子董生

能察之理

秦尊之

太中之言者是以文日益勝禮日益繁使常人之情有不能堪者於是始違則作偽以赴之至於久而不堪之甚則遂亂法簡忽而有橫潰四出之患若秦之掃除二帝三王之迹而專為自恣尚簡之治以至於今遂有如蘇子所謂冠昏喪祭不為之禮晏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者正坐此也而蘇子固謂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即是所謂禮俗之變唯衆人之所自為而聖人之通其變者無所與於其間也且曰日趨於文矣又安有秦之尚簡與今之無禮如蘇子之所病而秦之尚簡與今之無禮又豈為治者真有革薄從忠之意而故為不文以從管虞夏商之質如彼之所議者耶其言反覆自相矛盾此又不察時變不審物情之甚者也然則有聖賢出而欲為今日之禮者且奈何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鼎樂韶舞此吾夫子之言萬世不易之通法也今以繼周

而言則固當救之以忠更以適時而慮亦恐其未能遽及夫
文也亦曰躬行以率之講學以開之厚其實而粗以節之使
其文雖未備而不至於鄙野大綱畧舉而不至於難行則亦
無乎其有移風易俗之漸矣

○禹類

論夏禹與子之義

文集古史餘論

此段專以蘇史之言為非是

夏紀與賢與子之論孟子言之盡矣彼以好異期聖人者周
交而謂聖人畏天下後世喜名失實之弊而後不敢與賢以
為異至累數十百言以辨之者亦淺乎其知聖人矣序文所
謂水寒火熱鷓鴣鷹鷂者又安在哉序言古之帝王皆聖人
也其於為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於不為不善如鷓鴣鷹

蘇子不知天命人心之正

之不殺竊脂之不殺非近世論者所能及且於篇首即以苟
字為言則為簡慢徇情之意勝又以不求為異為主則其同
流合汙之願深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為義理本原之正而橫
斜曲直唯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膏肓沉痾之疾及其父子
兄弟少日之言若此類者不可勝數而少公資稟稍為靜學
故其晚歲粗知省悟而意聖賢之心不徒若是其卑也是以
特序此書以救前失然稽習已安未能掙拔其本原綱領終
未明了故其平日之邪論乘間竊發而一時正見之暫明者
不足以勝之也若長公之志林則終身不能有以少變於其
舊又不逮其弟遠矣

○湯類

論成湯盤銘之義

大孝或問

此段專論湯德日新之功

聖賢
力詳
不遺

日新
之新
亦少
新

或問盤之有名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古之
 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
 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
 焉欲其常接乎日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
 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
 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
 繁而塵垢汚之也一日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
 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滌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
 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
 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
 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
 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
 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
 沐浴使其疏滌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
 舊染之汚也昔成湯之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
 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有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
 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跻云者則
 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四

後集

○文王類

論文王聖德日新之功

大孝或問

此段因問周邦惟新之命而言文王新德之功

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变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効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

論文王敬止之義

大孝或問

此段謂聖人之心無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

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眾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惟聖人之心表實渾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

天理人倫之極

君德民新

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孝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

論文王望道未見之義

文集讀余隱之辨李公常語下

此段謂孟子此句是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

望道而未之見古人多通用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体道之極而望之猶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意謂然不審隱之以為如何

○武王類

論武王封康叔之辭

大孝或問

此段謂康誥是武王之書

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致詳當別為讀者言之爾

○文武類

論文武事商伐商之義

答陳安卿序

此段謂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

小序
成王
周公
之書

孟子
之意
曰

問曰泰伯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嘗因是而推說使文王當武王之時則革命之事以為之否乎武王處文王之地則事商之禮亦如文王否乎竊恐此處皆繫乎天不由乎人使天果欲有為則亦不容文王不欲為天果未欲有為則亦不容武王必欲為聖人之心廓然大公如衡之平彼此一無所偏惟其來而順權以應之耳初何容心預安排指擬於其間文王武王易地則皆然不審是否此非木草正義也欲因事變以觀聖人之心耳張氏謂一日天命未絕則為君當日天命絕則為獨夫天命絕否視之人情而已不審一夫之心未解還得為天命猶未絕否抑許大公天下之命豈偏在一夫上到此則聖人用權之地惟幾微義精者乃可以決之自不容以常法論也

文公答曰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歛然終守臣節即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再論文武事商伐商之義

答范伯崇

此段謂文王惟知以臣事君武王是應天順人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

得聖
心之

答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伯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來嘗以謂文武之心初無異旨固是如此但恐此處不分明即所謂無異旨者乃是一時差却耳孟子論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為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已而遂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豈益伊尹周公仲尼皆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發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窮体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絲毫惹絆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也蓋幾微之間眾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方可說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

再論文武事商伐商之義

答徐元聘

此段謂文武之心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惡未盈天命未改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使文王末前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文武
之心
未嘗
不同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四

後集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五

後集

○五霸類

論五霸假仁之說

文集讀余隱之辨温公疑孟子下

此段謂五霸於仁義亦彼善於此之謂

隱之以五霸為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霸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於仁義亦習聞其号云尔豈真知之者哉温公云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於霸乎雖又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於仁義文實俱喪惟五霸能具其大耳亦彼善於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強輔因切仁義之号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熾火之光其息矣孟子謂又假不歸焉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以為真有之耳此正温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誤哉

再論五霸假仁之說

荅蔡西山

此段謂孟子非于五霸之辭

道間思又假之說欲下語云五霸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又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偽之亂真傷時人之易惑而非于五霸之辭也煩為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看如何今日因思此義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拿起一看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會驗得如此非虛說也

類編
七十子
之事

孟子
非于
之辭

論霸者刑政德禮之事

荅葉賀孫

此段謂霸者只是借德禮之名

或問侯氏云政刑霸者之事曰專用刑政只是霸者事問威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他只是借德禮之名如大鬼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也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正是有所為而為之也聖人只見得自家合着恁地躬行那待臨時去做些又如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那曾出於誠心只是因董公說分明這些欺天下看他本意也只要項羽殺了他却一意與項羽做頭底

○春秋類

論衛蒯聵父子之義

荅危伯崇

此段謂衛輒之心但當以父子之親為大

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試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謂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于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蒯聵虐之則不請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已之心焉掩耳盜鐘為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與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

只是有而

不可有

興師以拒父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由子義也自輒言之則其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米意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洒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切謂輒之心但當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

論楚越吳相破之由

荅葉賀孫

此段謂楚地最廣皆越之部落散在諸處

越棲會稽本在平江楚破越史記其種散落故後號為百越此間處處有之山上多有小小城郭故壘皆是諸越舊都邑也春秋末楚地最廣蓋自初間并吞諸蛮而有其地如淮南之舒宿毫之夢皆是初間若不得齊威管仲看他氣勢定是并吞周室以此觀之孔子稱管仲之功豈溢美哉吳之所以得破楚也是楚平以後日就衰削又恰限使得伍子胥如此先又有申公巫臣往吳教之射御戰陳兩人所以不向齊晉那邊去也是見得齊晉都破壞了兼那時如闔閭夫差勾踐幾人皆是蛮夷中之豪傑今浙間是甌越地平曠闔閩多東越地狹多阻南豐送李柳州謂柳為南越史記南越居南海番禺

○戰國類

論孟子荅伐燕之言

文集讀余隱之辨温公疑孟子上

此段謂孟子之言惟決於燕民之悅與否而已聖賢之心如明鏡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

以之國
及子之
及子之

固不能探其背而還照之也沈同之間以私而不及公問燕
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
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温公疑
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隱之以為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
諫温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
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燕之可取不可取
惟決於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其君弔其民拯之於水火
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

論六國當強自治之策一

文集古史餘論

此段謂蘇子論戰國及秦皆善但為六國之計未當

蘇子論戰國之勢以為當是之時雖有威文之君假仁義挾

天子以令之其勢將有所不行必得至誠之君子自脩而不
爭如商周之先王庶幾可以服之其為秦計則曰因秦之地
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之民彼將趨負其子而
至誰與共守此其言皆善矣其視史遷六國年表之云不啻
美王之視砥砮也然其為六國計但以齊魏之不受兵為驗
則是不知文侯之時秦方以戎翟見擯於中國固未能窺兵
於山東君王后之時秦方用遠交近攻之術日以三晉荆楚
為事故為二國者得以少安而無患若孝公商鞅之後始皇
李斯之時如楚用子蘭齊用后勝召之會則會劫之朝則朝
今日割五城明日獻十邑其事秦豈不甚謹而不爭哉而卒
以危亡之不暇蘇子之策亦不足以支矣然則宜奈何曰其
亦強於自治厚於養民博求聖賢之佐以自輔使德之修於
己者秦一已百秦十已千固守四封交鄰以道使其勢出可

之政

孟子
告齊
樂之
君本
下以
第

以征而入可以守汲汲乎以一世生民塗炭陷溺為已任而
不專以求利於吾國則亦庶乎其可也若姑以自修者藉口
而實專主於不爭以事秦吾恐區區之杯水不足以救焦邑
滅都之火而所謂不爭者乃所以稔子蘭后勝之禍也彼孟
子之所以告齊梁之君者其本末次第之詳為何如其終也
又未嘗不以無敵於天下為效置若蘇子苟簡備數之言而
已哉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五

後集



